

青年孙中山

雷德高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青年孙中山

雷德高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青年孙中山

雷德高 著

责任编辑 袁世捷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益阳湘中印刷厂印刷

*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插页:1

字数:160,000 印数:1-5000

ISBN7-5404-2478-8/1.1842

定价:12.80 元



1901年4月,孙中山和流亡至美国的家人在檀香山合影。中坐孙母杨太夫人,后排左四为孙中山,左三为长兄孙眉。

天下為公
孫文

1924 年孙中山题词手迹

序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许许多多伟大杰出的历史人物,穷尽毕生心血与智慧,为中华文明史增添了熠熠光辉。二十世纪产生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大人物,其中率领仁人志士推翻封建王朝,为挽救民族危难鞠躬尽瘁,在神州大地首倡“共和”的“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便是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成长于 19 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当时的中国社会在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统治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列强觊觎,岌岌可危。孙中山先生在黑暗社会的最底层,亲眼目睹、亲耳所闻清政府的卖国、专制、腐败和劳苦大众挣扎在贫困与死亡线上的惨状,激发起挽救民族危亡,解救国民疾苦的拳拳报国之心。青少年时期的贫困生活、西方留学和饱读诗书的经历,为他从一个只有朴素爱国热情的青年成长为民主革命先行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青少年朋友是很应该读一读这本《青年孙中山》的。这本书不仅记载了孙中山青少年时期忧国忧民、不畏险阻的求索与追求,也体现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与灵魂。生活在和平时代的青少年,在呼吸着清新空气,自由驰骋在

蓝天碧水之间，尽情感受生活美好的时候，切莫忘记这一切是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人之一生，如白驹过隙，伟人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有价值的人生，为今天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古人云：“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孙中山先生少年即立志报国，历尽艰辛磨难，矢志不渝，这份顽强与坚毅，值得后人尤其是青少年敬仰与学习。

本书的作者雷德高同志是一位农村作家，20年前我们就认识。20多年来，他一直坚守在文学创作这块园地上，孜孜不倦地从事创作，毫不懈怠，成果累累。《青年孙中山》的付梓，是他基于一个文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而完成的用心之作，目的是帮助今天的青少年读者了解100余年前青少年孙中山成长为世纪伟人的历史，同时领会、学习他的人格力量与报国精神。全书史料翔实，行文流畅，一气呵成，堪称力作。在世纪之交推出这部作品，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交接与精神的承传，这是作者的心愿，也是时代的召唤。今天的青少年，肩负着更为深远的历史责任，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强我国力，壮我国威，是应时刻铭记于心的。如果青少年读者，都能从此书中获得如何立志、有为的启示与思索，则不负作者辛勤创作的一片苦心了。

是为序。



2000年2月

目
录

文选德

1 序

1	降生在更夫家
6	童年的磨砺
15	崇拜洪秀全
22	勤学好问
32	机灵的“石头仔”
38	求学檀香山
54	反抗现实
68	立志革命

目 录

80	学医报国
89	“四大寇”宣誓反清
99	决心“医国”
113	决绝改良
123	创立兴中会
132	初试锋芒
144	流亡被捕
157	遇救脱险
167	谋求合作
182	分道扬镳
192	惠州起义
208	新世纪的曙光
213	后记

降生在更夫家

1

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内政腐败，外敌入侵，华夏大地，满目疮痍，狼烟遍地，民不聊生。

公元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时令已是十一月了，但气候暖和的南粤大地却依然无霜无冻，珠江三角洲上南海边的香山县，更是比别处还要暖和几分，这对缺衣少食的老百姓来说，倒有不少好处：单衣薄裳也可以在冬天里捱着。

十一月十二日这天，香山县也跟整个珠江三角洲一样，下起了大雨，刮起了大风，这样一来，天气竟变得很有些寒冷。

这时，夜已深了，雨却仍不见停，县城东南边有个叫翠亨村的村子，被夜幕和雨雾深深地笼罩在黑暗里，似乎已沉沉睡去。然而，村子东头一间低矮破旧的土坯茅草屋的窗洞里，却透出一缕昏暗的灯光，风雨像是要扑灭这点微弱的灯火，一阵紧似一阵地向那茅草屋扑去，吹打着破烂的土坯泥墙，撕扯着薄薄的盖屋草……这是一个赤贫的农家，在翠亨村里也算最穷的，住的是泥墙茅顶的屋子，租种的是地主的田地，为了糊口，户主孙达成干完白天的活计，还必须带着一天的劳累，在夜晚充当更夫。

此刻，孙达成正在窄小的屋子里坐立不宁，一边来回走动，一边朝一道破布帘子后头不安地张望，布帘子后头正传出一阵阵女人的痛苦的呻吟和喊叫声。这是他的妻子杨氏在生孩子，已经几个时辰了，怎么还没生下来？他十分焦急难耐：该不会出什么事吧？又快要到出门打更的时候了……他急得连连转了几个圈，忽然猛一下子在黑暗潮湿的屋地上跪下，磕起头来，嘴里喃

喃地央告道：“北帝爷爷保佑我老婆快把孩子生下来吧！快快生下来吧！无论生男生女，一定拜您为契爷！北帝爷爷，请您保佑保佑吧！”他这是给他和村里人十分信奉的村社庙中北极殿上供奉的北帝神像磕头。

风雨仍旧一个劲地吹打着泥墙和土窗，发出令人十分心烦的声响，盖过了他的祈求。然而，布帘子后头突然猛地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在风雨如晦的深夜里是这般响亮！孙达成先是一怔，随即又猛地往地上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倏地站起，跳起脚来上前一把握开破布帘子，朝里喊道：“生了？”

“生了！”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和一串微弱的喘息回答了他，这是他的老母和妻子。

孙达成几步跨到床前，用那双满是老茧的粗糙的大手抱起了刚刚出生的孩子，啊，是个男孩！片刻间，他的脸上似乎泛起一丝喜色，但瞬息消失了。生的又是个儿子，将来定是自己耕田作活的好帮手；但生活负担也更重了，要把这嗷嗷待哺的儿子抚养成人真不容易，就在眼下，自己不但拿不出一像样的吃食给产后的妻子吃，就连陪伴妻子一阵都作不到！他把孩子送回老母手中，从床头拿过来一件破衣裳盖在妻子身上，内疚地说：“到打更的时候了……”

虚弱的妻子在床上欠起半个身子，把那件破衣裳给丈夫披着，声音微弱地说：“外面不是在落雨吗？你多披件衣吧……”

孙达成转身出门了，风雨立刻吞噬了他。深夜的黑暗中，传来一声声嘶哑浑浊的报更声。声音苍凉、凄楚、木然、机械地重复……

这是孙达成的第五个孩子，他给他取名孙文，字德明。

刚过三朝，孙杨氏就挣扎着从床上下来了。穷人家的女人生孩子，是等不到坐在床上满月的，几天不做事，家庭就会支撑不

下去，孙达成的女人更是没有那份“坐月”的福气啊！丈夫白天干地里活，晚上还要出门打更，家务谁照料呢？况且，孩子过了三朝，就该到村庙中去拜菩萨认“契爷”了，这是不能例外的，新出生的孩子只有认了菩萨做“契爷”，一辈子才能长寿平安；另外，还得求“契爷”给赐乳名哩！丈夫是抽不出空的。

这天，孙杨氏便抱着孩子出门了，她来到了村庙中。这是她和丈夫心目中的圣地。她笔直进到正中的北极殿。北极殿上供奉着全村人虔诚地信奉着的北帝神。北帝神像端坐在北极殿正中，一手持剑，一手指天，是翠亨村的主宰，村民们四时八节或平时有事都来这里跪拜，祈求好运。

孙杨氏轻轻地把孩子平放在脚边地上，虔诚地对着北帝神像跪了下去，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又抱起正在地上乱蹬乱踢还哭着的孩子，母子一起俯仰着，让孩子也磕了三下。孩子拜契爷，当然是拜北帝神了，因为还在出生那天，丈夫就已许了愿的。但是，请契爷赐乳名，北帝神却是不能开声的，这就只能凭自己一时的灵机触动。孙杨氏抱着孩子磕罢最后一个头，抬头看到威严的北帝神，心中一动：就叫帝象吧！帝象，快感谢契爷给你赐的乳名！她捏住儿子的一双小手，又给北帝神像作了三个揖。然后从身上摸出两枚带着体温的铜板，这是她用生产后舍不得吃的几只鸡蛋换来的。她把铜板放在手心里掂了掂，然后恭恭敬敬放到了香炉边那只上了锁的木箱子里，给菩萨捐了香火钱。

2

小帝象就这样来到了人世间。他的出生，使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加紧了，父亲这时已经有了五十多岁，长年劳累，加上夜里打更倍受风寒，还落下了咳嗽的毛病。家里添了一口人，他更不能有半点松闲了，白天在外头忙活一整天，傍晚回家急急忙忙扒几

口饭，就赶紧躺下睡一阵，起更后就不能再睡了，得敲着竹梆在村里转着，而且还担心耽误时辰打错更，实在困得不行，也只能在打更的间歇里找个地方随便靠一靠，打个瞌睡。

母亲也更加劳累了，除了料理家务，照看小帝象和一个才三岁的女儿之外，还要侍奉年迈的婆母。每天天还不亮，趁小帝象还没醒来，她就起床了，做饭忙家务；小帝象醒来之后，她就用布兜子把儿子背到背上，继续忙活，直到小帝象饿得在背上不停地哭起来，才解下来喂几口奶。几个月之后，她每天忙完家务，还得背着小帝象，牵着小女儿，帮丈夫到地里去干活。到了地里，便扔下女儿，让女儿一个人在田头土塄玩耍；儿子则在背上跟着她，和大人一样经受日晒风吹，有时饿得哭了，也要等干完手头的活才能解下来喂奶；有时噎着了，就在背上随着妈妈干活的动作抖抖晃晃，几个月的细佬，也被晒得黑黝黝的。拼命苦作，他们为的只是一年到头不致于挨饿。当然，他们也还有些期望：孙达成的一个弟弟早年就漂洋过海到美国当华工去了，他们指望他能挣点钱回来，帮衬这个家。

但是，命运对这对贫苦夫妻这个贫苦家庭，真是太苛刻了。

这天傍晚，孙达成在田里忙活了一整天，硬撑着散了架似的身子往家走，到村边他突然看见当年和弟弟一起去美国当华工的邻居阿四回来了，不禁又惊又喜，忙跑拢去招呼道：“阿四，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的？挣了很多钱吧？”又急忙问道：“我弟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阿四却扭过脸去，不敢看他，好一阵才吞吞吐吐的回答道：“你弟弟……死了……”

孙达成冷丁怔住了，接着脑袋“轰”地一阵眩晕差点没站稳，眼泪立刻蒙住了他的两只眼睛，他结巴着问道：“怎么？他……死了？”

阿四重重地叹着气，道：“是累死的，累出来的病，我们到美国当华工，可真苦啊！简直是当牛作马……”

阿四讲着在美国打工谋生的艰险经历，村里许多人都围了过来听。孙达成只觉得头眩耳鸣，什么也听不进去，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进的家门。

妻子见丈夫像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回来了，面色腊黄，忙问：“你这是怎么啦？是不是病了？”

孙达成一屁股坐在门边一张小凳子上，一声不吭，任凭妻子追问。许久，才哽咽着道：“阿弟死啦！”说完，孩子似的呜呜哭出声来。

妻子听了这个消息，猛然间也懵住了，好一会才醒过神来，和丈夫一道哭出了声。这哭声使伏在母亲背上的小帝象受了撩扰，他“哇”地一声张开嘴巴，使劲哭起来。这时孙达成的老母颤颤巍巍从菜园子里回来，得到了这个消息，立刻给这个晴天霹雳震懵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只有那伤痛入心的眼泪，不住地纵横。弟媳妇不一会也知道了，嚎啕大哭起来，哭声撕心裂肺，使村子里每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都很难过。

这天晚上，孙家一片悲恸，大人们根本没动筷子吃饭，只有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胡乱吃了一些，又胡乱睡了。不满一岁的小帝象被哭声惊扰，不能入睡，他偎在母亲怀里，不停地吸吮，但吸吮不到什么奶水，便不停地啼哭，直到天亮，哭得悲伤的大人们彻夜未眠。

更不幸的是，他的老祖母受到这个打击，第二天就病倒了，瘫在床上，父母亲又只好请来医生诊治，东挪西借凑药钱。

父亲还买来一些纸钱烧了，祭奠异乡亡灵。随着纸钱化成的灰烬被风吹散，父母亲心中那点点指望，也无影无踪了，他们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只能拼命地干活，母亲终日难有一点笑

容，父亲报更的声音更加嘶哑，脚步也更加迟钝了。

童年的磨砺

3

老祖母的病总不见好，往往是吃了药病就好一点，药一停，就又厉害了。父母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给老祖母请医抓药。老祖母倒是知道自己的病很难治好，常常不肯吃药，叫自己的儿子媳妇不要再糟蹋钱，但父母亲却毫无怨言，他们觉得为自己母亲治病是义不容辞的事，再穷也不能耽误。

贫苦中，小帝象竟也长到快三岁了，每天醒来，他总是看不到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下地做活去了，连只有十三四岁的大哥孙眉也去了。小帝象只能同比他仅大一两岁的姐姐妙茜玩。当然，有时也能在奶奶床边玩一会，奶奶虽然瘫在床上，少不了也还要招呼招呼他。

这天，小帝象是被哭声惊醒的，睁眼一看，爸爸妈妈、大哥、姐姐都围在奶奶床边哭着。他连忙跑过去看奶奶，但是奶奶闭着眼睛，怎么喊也不睁开了，大哥告诉他，奶奶已经死了。小帝象“哇”地一声跟着一家人哭起来。

奶奶被装进一口薄薄的棺材埋到山上去了，但家里还有好几个陌生人没有走，爸爸妈妈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却陪着笑脸侍候这几个人吃了饭，可这几个人还是不肯出门，最后，他们拿走了家里仅有的几只鸡，这才骂骂咧咧地动身离开。

小帝象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竟然迈开一双小腿，机灵地追上了那个提着他家那只老母鸡的陌生人，吼道：“你凭什么捉

我们家的鸡？”

妈妈连忙走拢来拉住了他，道：“孩子，我们欠人家的债呀！”原来，这一年多以来为了给老祖母治病，家里负起了一笔不小的债务，而且，任父母怎么辛劳，怎么节俭，这债务还是越背越重了。

小帝象瞪大了眼睛望着妈妈。他不知道“债”是什么，但他幼小的心灵里觉得这一定很可怕，不然人家怎么连老母鸡都敢捉去呢？那老母鸡下的蛋，可是专给母亲拿出来换油盐的，连他都很不易吃到呢！往后，拿什么去换油盐呢？他知道，炒菜不放油盐，很不好吃，这些人可真恶啊！

有一天，小帝象惊喜地看到母亲在家里烤番薯面饼子，连大哥孙眉也破例没有下地，在帮母亲烧火，他又看到母亲悄悄塞了一块热腾腾的番薯面饼子到大哥手里，叫大哥趁热吃下。小帝象想，妈妈今天为什么这样好呢？平常不到吃饭时间，不到饿得很厉害，就连这种番薯面饼子，也不能随便吃呀！

大哥接过饼子没有吃，却走过来塞到了小帝象的手里，道：“阿弟，你吃吧！”

小帝象接过饼子就吃起来，虽然这种饼子又黑又硬，是有钱人家拿来喂猪的，但他吃起来可真香啊！

他吃完一块，大哥又给他拿过来一块，道：“阿弟，你吃饱吧！饿坏了吧？”

小帝象啃着饼子，突然发现大哥的眼圈红红的，忙咽下一口饼，问：“大哥，你的眼睛怎么了？”

大哥揉揉眼，道：“是给烟薰的。”

这时母亲把烤熟的番薯饼用一块芭蕉叶包好，塞到大哥手上。小帝象听到大哥对母亲说：“给家里留着吧，能抵一餐饭呢，我到东家吃去。”

大哥说着，放下那包面饼，拿起一个小包袱，快地出了家门。母亲唏嘘着，拿起面饼，连忙追出门去，一边大喊：“眉儿！眉儿！”

小帝象哭起来，趑趄趑趄追到门外，边哭边喊：“大哥！我……也要去！”

但是，大哥越跑越快，立刻就跑远了。

到吃饭时，妈妈再没有做另外的饭，全家就吃着大哥留下来的番薯饼，但是父母亲拿着饼子都没能下咽。原来，由于不堪债务的重负，他们只好把还不到十五岁的大儿子孙眉送到邻村一户地主家做长工去了。

4

家里虽然少了一张嘴巴吃饭，可全家仍然吃了上顿无下顿，大米饭很少吃到，一年到头主要靠吃番薯度日。

小帝象才三岁多，但父母为了做活就顾不上照看他了，他早就从母亲背上下了地，由仅大他两三岁的姐姐带着他，整天在田间地头玩耍。夏天日子长，也是小帝象感到最容易饿肚子的日子，早晨吃了点东西出来，等不到中午就饿得不行了，但父母亲一清早出去干活，要到天黑才能回家，他们饿了，只能自己找点东西充饥。这天，姐弟俩在野外玩了半天，实在饿极了。平常，他们都是找些野果野菜填填肚子的。这时姐姐妙茜对弟弟道：“阿弟，村头水沟边树上有番石榴，我们去摘些吃吧！”

小帝象乐得蹦了起来：“好！好！就去！就去！”这种野果子小帝象吃过不少了，虽不算正经果子，但肉头厚厚的，又甜又酸，一股异香。姐弟俩立刻从玩耍着的树阴下钻了出来，赤着脚跑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路面上。他们都不怕烫脚，他们从没穿过鞋，脚底板早磨得厚厚的了。